

他像

王世穎著

開明書店發行

倥傯之什

人生，本來是一條旅路。一切的人們，都是在這條旅路上倥傯着，所以人生就是整個的倥傯。從整個的倥傯中，選出幾節特別的倥傯來描寫一番，正如從山水全景中，用取景框子，選取較勝的風景，作成幾幅風景畫。我們看了幾幅風景畫，知道了山水底一斑，就可以摹擬到山水底全景；所以我們看了幾節特別的倥傯，知道了人生底一斑，也就可以揣測到人生底全體。

說到人生底全體，我却要談起我近來的人生觀來了。我從前的人生觀，是同時而有兩個的。一個是人的，一個是超人的。人生觀，明白地說，人的人生觀，是靈肉一致的人生觀；而超人的，却是也非靈，也非肉，也非

非靈非肉，也非亦靈亦肉，就是佛家所謂『離四句，絕百非』的超人生觀。當時我頗能自圓其說地答復朋友們底疑問，不覺得有什麼矛盾。然而現在已經暫時把這種似乎矛盾的人生觀閣起了，自然不願意再作詳細的說明。至於近來的人生觀，簡括地說，是受用主義的人生觀。受是享受，用是使用。所受的是生命底福，所使用的是生命底力。

人生是無意義而有意義的。怎地說是無意義呢？我以為宇宙是跟着知識而擴張的，人生是跟着宇宙底擴張而歛縮的。一個知識比較淺狹的鄉下人，他所認識的空間，大不過一省一國，小不過一縣一鄉；他所認識的時間，不過自身以上的兩三代之間，後不過自身以下的兩三代之間；所以他底宇宙是比較地小，比較地短的。在這小空間短時間之中，他那幾立方尺的身軀，幾十年的壽命，是比較地大，比較地長的；所以他底人生，比較地有意義。至於咱們呢，却不能如此了。知識告訴咱們：空間是無窮大的，時間是無窮長的。咱

們底宇宙，跟著知識底擴張而擴張到無窮了；那末：咱們這幾立方尺的身軀，幾十年的壽命，放在這大字長宙之中，成個什麼東西？有點什麼意義呢？怎地說是無意義而有意義呢？回轉頭來看，我畢竟有這幾立方尺的身軀，有這幾十年的壽命，可以供我享受，可以供我使用。有一天身軀未滅，有一天壽命未終，就有一天供我享受，供我使用，這却並不是無意義的事。咱們要趁此一息尙存，一點也不浪費地享受它，一點也不浪費地使用它，這就是從無意義中找出人生底意義來。晉代陶潛自祭文中說：

勤靡餘勞，心有常閒；樂天委分，以致百年。

勤靡餘勞，就是使用；心有常閒，就是享受。所以他的幾句話，恰可以移來作我近來人生觀底說明。

要實行一點不浪費的享受，一點不浪費的使用，這就在人生底旅路上，不能不堆積著倥傯了，這就不能認人生底旅路上堆積倥傯爲苦惱了，並且

果然能够一點也不浪費地享受人生，一點也不浪費地使用人生，這滿堆著倥傯的人生，也就是藝術的，所以有意義的人生，就是作藝術的倥傯；而有價值的藝術，就是寫倥傯的人生。

我底朋友王新甫先生，是能够作藝術的倥傯，能够寫倥傯的人生的，這十篇倥傯，是他從整個的倥傯的人生中，選出幾節特別的而描寫下來的。咱們讀了這幾節特別的倥傯，可以揣測到他那人生底全體，都是這麼藝術的；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能够一點也不浪費地享受人生，一點也不浪費地使用人生的人。

有要體會有意義的人生的，請讀這倥傯！
有要賞鑒有價值的藝術的，請讀這倥傯！

劉大白序於江灣

一 倥 偬

二十天來，一處地方，還沒有耽擱過四天以上。人事總算是倥偬了，苦却不覺得什麼！這是我近來思想上的轉變，在錢塘江上，偶而想到幾句話來，這話是：

『大水沒有波浪，

無以見其雄勁；

人世沒有波浪，

也徒見其平庸而已。

誰說人生不好有波浪，

更誰說人生不應有波浪！

倥傯底經驗，證實了這句話在我確乎是有意義的。動底概念，於是侵佔了我這時的
全部生命。

人事是倥傯，人並無所謂倥傯。有了事，人纔倥傯，倥傯成立的原素：第一在乎事，人還是第二個條件呵！事底好歹，反正在做事的人看來，凡要做的總是應做的事，我們似乎也不必再查攷底細了。古今人忙的都是事。如果話說過頭一點，也可以說要做人便要做事，沒有事做，人也不成其爲人了。所以人底成立底條件，事便是個重要的。我們閉了眼睛想想看，如果人連呼吸都不要費力，做人還有什麼意味。老嫗拿了佛珠，唸唸有詞，伊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；沿街的流氓，努着嘴無意中吹出小調底韻節來，也無非是尋點事來做做。人事倥傯，在意義上，在文法上，都是無可詰難，顛撲不破的。

大海裏的波浪，水底倥傯使之然；人世間的波浪，人底倥傯使之然。波浪是孕育在倥傯裏的，在娘胎裏是一體，分娩以後，也哪裏脫得掉母子底關係！

沒有光波，日月山川之美，不會入我眼簾；沒有聲浪，黃鐘大呂之音，不會入我耳鼓。火車要從平地上直達險峻的山巔，所取的軌路，是波紋形的；輪船在大戰時期內從這洲到那洲，因為要避水雷，航海線也是波紋形的。沒有波浪，一切都完了。越是要到奇險新穎的境地，越是要有波浪。波浪底起伏不平，便是動底概念底具體的表現。在波浪裏做人原本不稀罕，這是應該的；不敢在波浪裏做人，也未免太不會做人了。人們倥傯是我們底本分，在狂瀾裏打幾個旋轉，多一點努力，彼岸就近一點。望洋興嘆，終於是無用的罷！

二 旅客

火車在軌道上死命地疾馳，車中的旅客是不計及的。果真我們不在車內，却佇立在鄉村裏的荒墟頂上瞧看，我們便會發見一個極平常而個中人不大會領畧的感覺。這感覺是『車中的人們！世界上決沒有大了不得了的事，你們也值得這般匆忙地奔波嗎？』我在炎熱鬱騰的火車中，偶爾想起了這個迴顧窗外，碧綠的田野裏，農夫們——尤其是心胸素淡的農婦，停下了鋤犁，凝眸向着車中的我們呆望，大約他們是想到這個問題了罷！無言地相對，我竟有點赧顏，有意地向他方望過去。劈頭看見的，是一頭黃牛，在沿河的涼亭裏，繞着桔槔打圈子。我也似乎覺得黃牛在那兒笑我們，好像是說：『人們，忙什麼，我終日對着磨盤兜圈子，無論我主人怎樣鞭策我，我總是躡我自己本來的方步，水終於被我辱了上來，灌滿了田畦底每一角。你們何必這般忙呢？』笨牛今朝似乎比我聰明得多，我祇

有箝口不言，領受教誨。

回過頭來看看車廂裏的旅客：挺直了身體躺在凳上的也有；吸着雪茄一溜溜煙冒上去的也有；高談闊論天下事的，細語款款一往情深的都有。我們談的，做的，覺得件件都用不着這樣匆忙地奔波。大家看大家，更看不出他和同車的人確乎在那兒奔波。

做人總有事的，是好是歹，同一都是事。這一班旅客，如此長途跋涉，總有事在他們底肩上。可是，又何必如此風馳電掣地飛奔呢？現在幸而有了火車，假使沒有了火車，我們是否也和自己底腳過不去，沒命地往前奔呢？

就一個內地鄉村說罷。如果一個人去看十里外的一個朋友，或是到二十里外的城市買點應用的物品，或是朋友約他今天去遊山，或是到隔村的某老先生開的私塾裏去上學，他沒命地放開脚步賽跑，一刻不停地使用他底腳，跑得眼中迸火，也所不顧；我們旁邊人在那兒未免要笑逐顏開，鼻子裏哼了一口冷氣，說：『那厮真是笨囚，這點事也得用着如此狂奔嗎？』這種現成話什麼人不會講？然而何獨於自己底奔馳，及在同一方面的

人家底奔馳，便不笑了呢？

這人這不是故意把自己以及和自己一般的人，不當人看待嗎？「薄於人而厚於己」，這

話大概是有幾分可信的。儒家所謂「忠恕」，或許便是這樣吧！

這都是聰明人做的事。一班的旅客，雖不是個個絕頂聰明，至少人人都會笑了人不笑自己，在同一件事上！

一九二四，七，二十九晚，在滬杭車上

三 吳淞口外的團圓月

那天下午，又在到寧波去的輪船上了。船上這一種擾攘的神情，一眼便看出國人底癖氣來。幸虧房艙裏祇有我一個人在，船未啓碇以前，我便緊閉了房門，鋪排怎樣去消磨漫漫的長夜。

這樣好的月亮，離中秋整整還有兩個月的月亮，雖比不上中秋月那樣分外明亮，究竟躲在房艙裏也太辜負了月了。船離了堡，正是日月爭輝的時候，也看不出什麼意思來。我在房裏休息了一會，公共膳廳裏用過了晚餐，這纔緩緩地步上三樓。

那裏已是吳淞口外了。這次旅行，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的：一件是端詳海上的團圓月，一件便是賞識這吳淞口外滾滾的長流了。十年前，到三山的道上，吳淞口外也到過一次。那時不過十歲，母親哪裏肯放伊底兒子到如臨深淵的船樓上去瞻仰奇景，當然是沒有我底福分的。這次單身作客，容得我一身自由，儘我凭欄遠眺了。鐵柵幫我底忙，使我無下顧之憂。放眼過去，極目多半是或大或小的波浪。幾艘單帆老成持重地在海面上蹣跚步，大約是鏡花緣裏面所說的飄洋的大船了。我想：每艘船上，總有個像多九公一類的人物，聽他們說些已往的經歷，不也是平生快事嗎？

蒼茫的暮靄裏，舊抬頭月已東升，太陽底餘輝，打罷了退堂鼓，遶回深宮去安息，太空底光明，要讓斗大的月兒獨自支撐了。我劈頭便記起舊夢裏的幾行詩：

【月團圓，

人邂逅，

月似當年，

人似當年否？

往事心頭潮八九，

怕到三更，

早到三更後。』

這樣圓滿無缺的月，輪到我來享時，這類話是講不到的；但我却歡喜這幾句詩，時常在我底記憶裏。近來批評詩的人很多，據我看來，都未免太科學化了。詩底所以有好友，是人底心性不同，客觀的本身底優劣，究竟是難定的。正如圖畫一般：小孩子歡喜的是花紙；

村姬歡喜的是公司底月份牌，中國士大夫歡喜的是恬淡飄逸的山水人物；外國底賞鑑家歡喜的又是什麼形容逼真的油畫炭畫了。圖畫本身底優劣，除非丟去了我底好惡，我纔會真知。說圖畫好與不好的人，祇能說他一個人這樣想，硬要人也如此想，科學化真太厲害了。

初升的月，緋紅着臉，嬌羞地露面，霞光散佈，混濁的海水裏，也沾得些餘潤，皴灑的波光，細膩又復光銳。船樓上賞月的男女，正不祇我一個。已婚的夫婦，未婚的男女，誠摯的伴侶，一對對，一羣羣，對此海上團圓月，總不免要起一番濃厚的情感。海闊天空的空間，但們所攝受的，無非是愉快，和我一般的單身旅客，也有站在船頭的，多半是凝眸深思，想入非非。那團圓的月球，對這班人似乎又換上一副面目了。

近伏的夏夜，晚風吹上衣襟，立久了倒有些忍受不住，想必是形單身亦寒了。那一對對的伴侶，衣衫當風搖曳，飄飄欲仙，差不多要廣寒宮裏，纔是他們避暑的地方呢！

四 既望的白馬湖

海面的團圓月已經賞鑑過，白馬湖底山間明月，也捨不得輕易放過的。既望雖然已是下弦，究竟月亮却缺不了多少。

晚餐纔罷，綠茵茸茸的草地上，已坐滿了人，等候那明月上東山了。如果席地而坐的都是語言投機的朋友，自然是和蘭亭雅集一般有興致；可惜我們中間，不但是一羣羣底隔膜，甚至是一個個底隔膜。話裏面有話，面孔背後還有面孔，骯髒的心坎裏假意欲露出些個儻的格調來，矯揉造作，在平空膩綠的草地上，我便如坐針氈了。

我們兩三個人，就沿了河岸，繞過高廈，到一片空曠的所在，山間明月，果然是好看。看慣了白馬湖山間明月的人，他們早已不願領月兒底情了，這原是人底天性，所以還留得

這一塊人棄我拾的好空間，讓我們來細細地消受。

我們便在傍水而築的平台上蹲着，這平台是爲了游泳用的。橫度不過二丈的溪澗裏，祇有一柱散亂的織紋形的月光，隱約還看見魚兒唼水的泡沫，它們慣常浴在水底之月光裏，它們并無所謂驚異了。隔溪一帶平原，田畦間一片黝黑，稻葉西傾，俯仰中含有自然渾樸的節奏。稀朗的樹木，零落的人家，在清光裏顯得一切都澹泊，淒絕。再放眼過去，重疊的山巒，壁壘森嚴似地擺在我眼前。山麓下一粒微光，大概是沿山的小河裏漁家底燈火了。月姊依回在兩峯之間，整個兒的面龐，全部顯露給世人，嬌羞一點也沒有。柔婉的月有嶢嶢的山頭武衛般伺候着伊，比起昨夜海闊天空的伊，威武矯健得多。伊底光銕，逼射在峯頭，散盪不開去，峯巔也染成灰白色了。這是雄秀調和的一幅錯綜圖畫。

我們中間的談話，確乎是很和平，寧靜。名利底概念，淡遠了；倥偬的意味，疏懶了。我們并不是深交，有月兒無形地監督着，虛僞的話，假惺惺的行爲，不必強自克抑，自然會隱藏了不少起來。

然而老是在這般孤高嫺靜的太空裏過生活，在我們是福薄消受不了，在嬋娟也不肯天天這般現身於碧穹，讓人們任意玩弄的。得一日閑是我福，今朝有月便今朝享，莫管來朝呵！

可惜我們都是長途底征夫，軍書旁午，也來不及懂得月兒底細膩處。普天下的伊們和月兒是時常接近的，如果伊們也在此地，伊們所曉得於月兒的必然很多，關於月兒底事，由伊們輕芳的嘴裏傳出，於我們征夫也有些安慰吧！

近伏的夜裏，竟似中秋那般涼爽。一樽清茶已見了底；姣姣的月姊，在深山園抱中，似欲奪圍而出向太空飛去。原來已到了可以入夢的時節了。

聽說草地上時有蛇虺夜行，大概也是和我們同好的。歸途中不敢驚動它們，蹣着腳步兒尋得了舊時的蹊徑。